

納蘭性德與沈宛

人生若只如初見

魂來神往總關情

三十歲那年，已做了七年御前侍衛的納蘭性德經歷著事業上「七年之癢」的煎熬，加上愛情連連受挫，納蘭性德便有了「自隱於醇酒美人」的念頭，畢竟千金易得，知己難求，更何況在納蘭性德眼中，富貴只不過「冷笑置之耳」。

對於「我是人間惆悵客，知君何事淚縱橫」的他，最渴求的還是得到心靈深處共鳴與快樂。這回他沒有找父親，因為盧氏死後父親給他尋來的正房官氏及側室顏氏都是不通文墨的貴族小姐。於是，納蘭性德央求其好友顧貞觀為他物色一位女孩，條件為必須是才女，因為他表妹、盧氏都是聰慧靈氣的才女。顧貞觀與納蘭是莫逆之交，自然知道他的要求，多方打聽和評估後，為納蘭性德推薦了江南第一才女沈宛。

沈宛 18 歲時便有詞集刊行於世，後人雖多詬病其妓女出身，說詞集刊行不過是與之私通的文人捧逗。但我想要是粗俗不堪的女子，怎會有人願意捧逗？從沈宛在納蘭性德死後的悼亡詞「雁書蝶夢皆成杳」一句可知，兩人相見前定是以書信相交過的。納蘭性德以信會友，算是對沈宛才情的考察。考察通過後，在康熙二十三年，納蘭性德應駕南巡，找機會見了沈宛，很快喜歡上了這位嬌柔貌美又不乏靈動氣質的江南才女。歸京之後，納蘭便為沈宛寫了一首《浣溪沙》：「十八年來墮世間。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誰邊。紫玉權斜燈影背，紅綳粉冷枕函偏。相看好處卻無言。」。

《木蘭花·擬古決絕詞東友》

納蘭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何如薄幸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

《朝玉階·秋月有感》

沈宛

惆悵淒淒秋暮天，蕭條離別後，已經年。烏絲舊詠細生憐。夢魂飛故國，不能前。無窮幽怨類啼鴉，總教多血淚，亦徒然。枝分連理絕因緣。獨窺天上月，幾回圓。

當然，能與納蘭鸞鳳和鳴，沈宛自然也是極為歡喜的。雖說「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的日子也美好，但總要熬著等待。止不住的相思，使沈宛決然離開江南北上，期待從此只為一人唱、只為一人醉。



人醉。當看到日思夜想的沈宛時，納蘭感動得無言以對，立刻給沈宛在德勝門內置一曲房，並請友人嚴繩孫寫下「鴛鴦社」懸於客室。

誰念西風獨自涼？

然而，由於沈宛的身份尷尬，納蘭的工作特殊，加上滿漢不通婚，社會地位懸殊等時代和流俗的制約，兩人的結合不過是「私下行之」。沈宛一輩子沒有進過納蘭府，甚至沒見到病危的納蘭最後一眼。

有沒有名分，對沈宛這樣一個放得下所有而直奔愛情的女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太痛苦的，因為她心中有愛的溫暖。可是當納蘭寫下表達分手之意的《木蘭花·擬古決絕詞東友》「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何如薄幸錦衣郎，比翼連枝當日願」，並將之送給沈宛時，這江南女子必定肝腸寸斷。她如飛蛾撲火，以為男人是光明和溫暖，但撲過去才知道自己是要被融化在這一時的光明與溫暖中的。

後人說納蘭是愛沈宛的，是當時政治形勢險惡，江南漢人反清復明的暗潮湧動，令納蘭不得已而為之。但我知道除了身不由己，還是相見恨晚的唏噓。表妹和盧氏住滿了納蘭的整個心房，這後來的沈宛已經沒有太多空間了。「感情永遠無法找到替代品，事業又必須全力以赴」，這不單在古代，在現代也一樣。事業有成的人會權衡，然後會放手，畢竟愛情飲水飽只能一時，而事業才是生存發展的源泉。納蘭就這樣放手了，「人生若只如初見」，是啊，秋天到了，扇子就要藏起來了，因為扇子只屬於夏天，這是班婕妤的典故，沈宛自是懂的。「驪山語罷清宵半，淚雨霖鈴終不怨。」用的是唐玄宗賜死楊貴妃的典故，馬嵬坡前就是皇帝也毫無辦法，納蘭用這雲淡風輕的故事表達了對沈宛毫無辦法，無法留住的心意。

雁書蝶夢皆成杳

自這分手的詞到了沈宛手裏，納蘭便再沒來鴛鴦社。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就突然去世了，而這期間沈宛居然發現自己有喜，她沒法聯繫上納蘭，甚至不知道他病重。一個人孤獨的撐著。直到有一天，納蘭府裏來人「客氣」地請她離開京城。於是，身懷有孕的沈宛含著淚返回了江南，從此用寫詞來撫慰自己心中的傷痛。一首《菩薩蠻·憶舊》「雁書蝶夢皆成杳。月戶雲窗人情悄。記得畫樓東。歸鴉紫月中。醒來燈未滅。心事和誰說。只有舊繁華。偷沾淚兩行。」想來是沈宛深夜輾轉反側、淚濕衣襟的寫照。後來沈宛集成《蓮夢詞》刊發了，世人皆讚「豐神不減夫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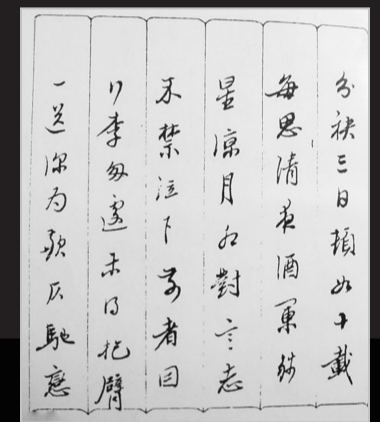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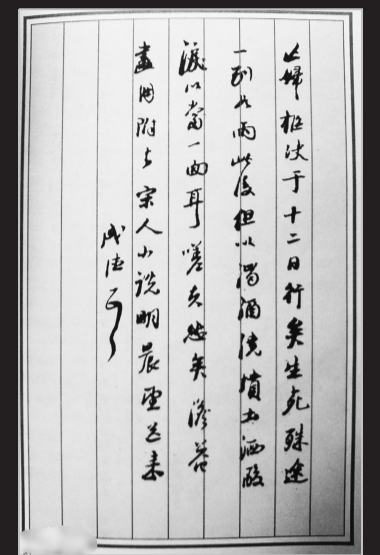
有人說「年輕做抉擇的那一天，以為命運就要巨變。當老了再回顧，不過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也有人說「年輕做抉擇的那一天，以為不過是生命中普通一天。可當老了回頭，卻發現生命在那時已巨變」。我想納蘭公子可能在見到沈宛從江南來到自己跟前的那一刻覺得文學創作、愛情生活裏的繆斯又出現了，生活必然發生巨變，沒想到過了「初見」的喜悅後，世俗的壓力讓他發現來與不來都改變不了生活的普通；而沈宛，在決定北上追隨納蘭的時候，可能認為北上不過是生命裏普通的一天，離開家會有一個新的家，一樣甜蜜悠淡的過日子，可後來曲終人散了才知道自己後半生的悲喜已在那一刻種下。

「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除了這話，在此刻，我已想不出更好的言語了。

名人情史軼聞

納蘭性德短暫的一生中，表妹是一段青澀的回憶，盧氏是一段融於血肉的愛情，而他生命中最後的一位紅顏知己沈宛，則是一段相見恨晚的唏噓。從兩人的詞作中可看到他們確實曾經情深意篤，分手的原因既有來自外界的壓力，也有人心涼薄的苦澀。納蘭性德為今人們留下的一句名言，人生若只如初見，何嘗不是他與沈宛之間愛恨情愁的注腳呢？

特約撰高人 李一帆



納蘭性德手跡。



圖1、2、3為北京什刹海邊的醇親王府，也是康熙朝大學士納蘭明珠的府邸。納蘭性德出生於此。建國後，王府部分地方設為國家宗教事務局辦公用地，部分改為宋慶齡故居。

儒釋道的讀書態度

儒家：書中自有黃金屋

王立新認為，在儒釋道三家之中，儒家最強調讀書，也最為重視對四書五經等經典的傳承。孔子的學生編寫《論語》，將「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放在篇首；《荀子》一書將《勸學》列為首篇，都體現了儒家對讀書學習的重視。這不僅是因為讀書、參加科考是中國古代社會晉升的主要途徑，更是因為儒生們普遍懷有救世情懷，他們相信記載著先賢哲思的經典，能幫助後人實現「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具有經世致用的價值。

然而，傳統儒家對經典的尊崇時常被今人批判為「死讀書，讀死書」。在王立新看來，這實在是對儒家讀書態度的極大曲解。他說：「儒家從來不反對『懷疑精神』。例如，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要求學生把學習積累和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孟子也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要求讀者善於獨立思考問題。今人應以開通的態度對待經典，懷疑精神不等同於否定一切儒家經典。」

道家：精辟要義只可意會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是道家對讀書的態度和宗旨。最經典地表達道家對讀書的態度的著作，當屬莊子的《天道》，其中有一段齊桓公和木匠輪扁的對話。齊桓公在堂上讀書，輪扁在堂下砍製車輪。輪扁問齊桓公：「冒昧地問一下，您

儒、道、釋是中國的思想史上三座最豐富的「精神花園」，但儒釋道三家對讀書態度和讀書意義的看法卻有所不同，其差異性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同樣構成巨大影響。在深圳近日成立的「靜心讀書會」上，國學研究學者、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立新對此進行了詳盡而有趣的闡釋。

香港商報記者 杜潔茵

所讀的是什麼書呢？」齊桓公回答說：「聖人的書。」輪扁又問：「那聖人還活著嗎？」齊桓公回答說：「已經死了。」輪扁說：「既然這樣，那麼您所讀的書，不過是古人的糟粕罷了。」輪扁認為自己之所以一把年紀還在做木匠活，就是因為他積累了一輩子的經驗無法傳授給兒子，可見先賢的智慧都同他們的人一起消失了。書籍不過是古人的精神糟粕。

王立新說：「道家追求的是自由無拘的人生。在讀書的問題上，他們強調的是不要被外在的人或事物傷及本性，他人的思想並不是你的，你擁有你自己所應擁有的，是對自我意志的最高追求。」

佛家：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釋家以求真和識性為目標，尤其禪宗，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在佛家看來，有所住則無佛性，即人類思維不能始終凝滯於某一個點上，不論是停在何個人身上，停在慾望上、情感上或停在對生死的恐懼上，都是人類思維被現實欲求捆綁住的表現，都會讓人不能成佛。成佛講究的是悟性，諸佛妙理非關文字。於是，讀不讀寫在紙上的圖書，並不是特別重要。盛傳於世的佛徒撕扯經典的故事，剛好表達了釋家的這種心態。」王立新說：「但是禪宗得以傳承下來，相當程度上還是依靠了文字。」

態度之差源於角色扮演之異

儒釋道三家對讀書態度的差異，與它們在社會所扮演的角色、針對的傳播對象不同有關。

「道家及佛家重視精神的自由。莊子所說的、禪宗所講的，都是對世界上有大智慧的人，你以為自己不讀書就能成為莊子嗎？與道家佛家相比，儒家針對的是有救世情懷的大眾，相信人性不變，蘊藏在儒家經典裏的治世之學有共通性，所以他們最重視經典的傳承。」王立新說。

有意思的是，儒釋道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綜合性而非割裂性的。陶淵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入世做官時，他惦記著隱士的逍遙自由生活；出世當隱士時，他又放不下「大濟蒼生」的宏遠志向。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一心處兩端」，思想一直沒有安寧過。可以說，儒釋道在整合中國文人人性的時候，又在撕裂著他們的性格。中國文人的精神是儒釋道精神的矛盾統一體。



王立新在靜心讀書會上分享儒釋道之間不同的讀書態度。

南昌大學國學班收穫碩果

4月20日上午，南昌大學國學院院長程水金教授向本報記者介紹了該校第一屆國學班教學成果。他說，今年即將本科畢業的25名學生，有15人被國內重點院校錄取為碩士研究生，10人將會留校繼續深造。

2009年，南昌大學在國內最早開設了國學班，在校內通過自願報名，嚴格考核的方式招收了25名學生。報名火爆，不僅文史哲專業的學生，就連理工科的學生也來報名。學校最後透過筆試面試等多個環節優中選優，完成了錄取工作。

學校採用是本科碩士連讀的方式進行培養。為了給學生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南昌大學設立了國學研究院，加強了國學研究和教學力量。在教學上，南昌大學側重於國學經典原著的學習，學生在校期間，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在國學研究、傳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成為國內其他大學非常歡迎的對象。

今年是本碩連讀班的第四年，第一屆學生今年就要本科畢業了。班上有15名學生被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山大學、山東大學、湖南岳麓書院、華東師大、東南大學、陝西師大等多所國內大專錄取為碩士研究生。這些學校對國學班的學生評價很高，許多學生在筆試，特別是在面試上表現突出。

王長久

微歷史

古代文人為何愛騎驢？

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騎驢圖》，作者是明代畫家張路（1464-1538），字天馳，號平山，祥符（今河南開封）人。此圖畫一老者騎驢而行。老者穩坐驢背，悠然自得，任驢子快步嘶叫，耐人回味。事實上，唐宋元明清幾個朝代，均有以「驢背詩思」為題材的畫作傳世。據記載，最早在畫中描繪文人騎驢景象的是唐代詩人王維。《新唐書·孟浩然傳》有記錄：「王維過鄆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除孟浩然外，李白、杜甫、賈島、李賀、鄭燮等著名詩人也和一些著名的騎驢故事和騎驢語錄被流傳。

驢何以成為文人鍾愛的坐騎？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馬和驢的地位是不等的。作為身份的標誌，馬往往為高官所乘，驢則多為低級官吏或普通百姓所騎。宋人方岳《次韻徐宰雪句》云：「群公豈堪立仗馬，賤子只跨尋詩驢。」因而，自命清高的文人往往看不上「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駿馬，而選擇以蹇蹙為坐騎，以此表達自己在野與在朝、布衣與縉紳、貧困與富貴對立的心態。詩人騎驢現象背後，蘊含的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價值觀和生活觀。



張路《騎驢圖》